

陋室的月光

常兴胜

月光如水，倾泻在秋意浓浓的安徽和县（古为和州）县城，四周环顾，人流、车流融入月色中，虫唧、鸟啾、风鸣，被月光稀释和平。此时，月光与灯光混浊成一条河流，苍苍茫茫，云水泱泱，处于高地的陋室临“水”而居，周遭的松柏、竹林、桂树影影绰绰，婆娑摇曳在“水”中。

以往来访陋室、拜谒刘禹锡这位大唐和州刺史一般是在早晨。晨练者在陋室公园散步，音乐爱好者坐在长廊美人靠上拉二胡，还有人钻进竹林深处高声诵读。这次踏月寻访陋室，心中默念《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感叹“在水一方”，心中油然而生出对刘禹锡的一份敬仰与无限遐思。

月下，陋室水洗般清晰可辨，品字形的白墙黑瓦建筑，昭示着这里安居着一个品行高洁的灵魂。门楣上的“陋室”二字，为现代诗人臧克家所题。茫茫月色，粼粼波光，向陋室前进，宛若涉水而行，清月沾衣欲湿，顿觉一身清凉。倘或这时能与大唐刺史谋面，哪怕须臾片刻，也不枉月下此行。我徜徉松柏竹影间，感觉脚下的青青苔痕潮湿松软，却没有寻到陋室旁栽植的、曾给他带来劫难的桃花，许是为月华淹没。刘禹锡钟爱写桃花，哪怕因此被贬土风僻陋之地，也不曾改变志趣、折腰摧眉。赴谪途中崎岖山岭横道，他携家人翻山越岭，不曾叫苦叫累。

他没有罢笔桃花，而是继续吟桃花、写桃花：朗州的桃花“俚人祠竹节，仙洞闭桃花”，连州的桃花“不学天桃姿，浮荣在俄顷”，和州的桃花“茶炉依绿笋，棋局就红桃”，夔州的桃花“城边流水桃花过，窗外春风杜若香”……



陋室内的刘禹锡雕像。

轻挑慢抹银弦，咚咚——旷古悠远之思，铿锵金石之声，从弦上飞出，清脆、悠远、厚实。携妻离京后的23年贬谪岁月恍若昨日，这些年里，妻子薛氏、母亲卢氏、好友柳宗元等一个个相继离去。艰难困苦中，他也学会从丝竹里觅得一丝安慰。在夔州时，同里的年轻人唱着《竹枝》，吹笛击鼓，歌唱之声，合黄钟之羽，声激荡而悠扬，有淇水之畔，处处都能听闻。正值正月，春寒料峭，自称“烂柯人”的刘禹锡看着巴山蜀水的男女青年展开歌喉，歌唱自己的生产、生活、爱情和自然风光，一时间忘却了寒冷。尽管举目无亲，没有可说话的人，但他喜欢这里的蛮俗土风，于是将听到的民歌改编成新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依愁”……一首首《竹枝词》在巴蜀传唱。他没有沉沦，没有倒在那荆棘丛生的山岭道上，而是坚信病树前头万木春。尼山的月光成了他不灭的信念。

往事并不如烟，古琴声声，铿锵有力，推动月波跌宕起伏，也让他的思绪随月波绵延千里。



陋室正门景观。本文图片均为秦祖泉摄

唐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八月，被贬朗州、连州、夔州的一代诗豪刘禹

锡得长安诏书量移和州，虽说未能重回天阙，但总算日近神京。浮岷江，观洞庭，历夏口，涉浔阳而东，自池州过宛陵，由姑孰西渡长江。一个初冬的温暖日子，鼓荡着白帆的舟船靠近长江西岸和州横江浦渡口。一条厚实的长长木板，一头搭在小舟首沿，一头当在西江岸堤，岸上“笏板”（当地一种形如笏板的烧饼）的叫卖声、手艺人的吆喝声、毛驴的喘气声、小孩的啼哭声，被冬日的寒风包裹着，刘禹锡肩挑盛满竹卷的竹筒，踩着滚滚涛声，与家人一道踏上和州的土地。

弃舟登岸，半百之年的新刺史还没来得及及掸掉一身风尘，翌日就下乡视察民情，因“民为本”是他为政之基。“比屋惇耄，连年水旱并。”连年的水旱灾害导致粮食歉收，田地荒芜。目睹惨状，这位新刺史暗暗以“退思常后己，下令必先庚”自省。他还发现，和州的版图虽是连、夔二州的十分之五六，赋税却是二州的三倍，黎民百姓苦不堪言。

刘禹锡随即在州衙召集贤贤，颁布政令，帮助灾民引水灌溉，并冒削刑风险书《和州谢上表》为民请命。朝廷恩准后，减免了当地百姓的一切税赋，并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慰黎黎庶。冬闲时节，他带领和州父老兴修水利，挖塘筑坝，疏浚河道。

而他自己，则在州衙后圃小山脚下，依仙山而造，临龙池而结，建了一处简陋陋室。这里成了他与张籍、白居易等文友诗书往来、饮酒赋诗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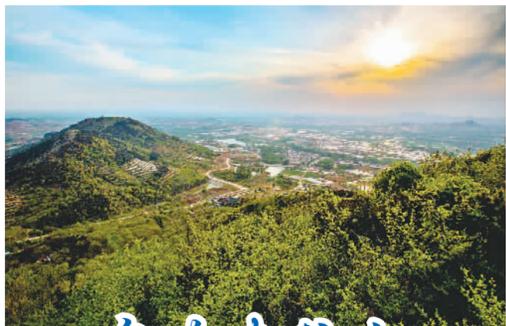
月光洗去他一身疲惫，他挽起袖口，援翰蘸墨，在铺开的宣纸上写下：“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墨影在纸上横斜，在月华中摇曳。写罢，他踱步、沉吟、回忆。

枝叶簌簌，月影西移，月华流泻这块高地。他以“民为本”思想为基，以旷世才情为栋，以勤政廉洁为梁，以耿介傲骨为榑，以苍生信仰为椽，以短短八十一字《陋室铭》为脊，构筑起中华文化的又一座精神家园。

二年后，他乘舟离开和州。回望隐在松竹桂影中的陋室，月光如水。



行天下



鸟鸣夹谷山

王诵诗

深秋的夹谷山，自有它的神韵。阳光水洗一般，万物清澈。山脚的水塘波光盈盈，像一块温润的碧玉，令人痴想握在手上。夹谷书院古色古香，有着厚重的书卷气，想进去浏览，但疫情期间不开放，遗憾。满山的树木密密匝匝，枝叶相连，依然郁郁葱葱。山林之中，不时传来鸟鸣，“咕——咕——”“吱吱——吱吱——”“咯咯——咯——”“喳喳——喳喳——”是那么的悦耳，我仔细辨听，只能辨清其中一两种鸟，大多不知道是什么鸟在叫。

在这鸟鸣声里，我欲寻觅“莺啼”。夹谷山芳草鲜美，众鸟群集，但这个时节已难觅莺的踪影。有人说：“啼不必莺，风微石罅莺声也”，有一定的道理。山风穿进石洞，刮过岩石罅隙，发出阵阵鸣响，似黄莺清脆啼啼，令人流连忘返。置身山顶，秋阳高照，蓝天一色，天人合一，四维皆寂静，别有一番景致，令人遐思怀古。面前一块“响石天鼓”岩石，宛如一条大鱼，翱翔在沂蒙山脉的流水清波中。既然是响石，用石块轻轻敲击，便发出阵阵鸣响，恰似黄莺婉转啼叫，在山谷中流淌，绵绵不绝，就像一朵朵浪花，好闪亮眼。

上图：在夹谷山俯拍的田园。司伟摄（人民图片）

待回去后煮熟品尝。

桃花源一般的夹谷山，历来文人诗家歌咏不断，唐代进士胡曾诗曰：“夹谷莺啼三月天，野花香草整相鲜”，明代进士、翰林人裴天佑诗：“我欲登临寻胜迹，开尊东麓听啼莺”，明代翰林名人董志毅诗：“夹古莺声游圣域，宣城草色度贤关”，清代翰林知县单畴书诗：“云暗峰头迷雁字，风从洞底变莺声”。这些诗里都描写了“夹谷莺啼”。“夹谷莺啼”是翰林八景之一，一直传颂至今，衍生出一个个生动美好的传说。

在这鸟鸣声里，我欲寻觅“莺啼”。夹谷山芳草鲜美，众鸟群集，但这个时节已难觅莺的踪影。有人说：“啼不必莺，风微石罅莺声也”，有一定的道理。山风穿进石洞，刮过岩石罅隙，发出阵阵鸣响，似黄莺清脆啼啼，令人流连忘返。置身山顶，秋阳高照，蓝天一色，天人合一，四维皆寂静，别有一番景致，令人遐思怀古。面前一块“响石天鼓”岩石，宛如一条大鱼，翱翔在沂蒙山脉的流水清波中。既然是响石，用石块轻轻敲击，便发出阵阵鸣响，恰似黄莺婉转啼叫，在山谷中流淌，绵绵不绝，就像一朵朵浪花，好闪亮眼。

上图：在夹谷山俯拍的田园。司伟摄（人民图片）

江南的山，大多数并不险峻，而是非常舒展，就像黄公望在《富春山居图》中所展示的那样，海拔在1000米左右的已经是高山。穿行群山中，车在山道上忽左忽右，视野也忽开阔忽逼窄，深秋之色随之扑面而来。

浙江青田黄垟，此行的目的地。青田早因青田石闻名于世，但黄垟为外界知道的却不多。黄垟因另一种矿产在行业内很有名，那就是钼矿。黄垟是我国重要的钼资源生产基地，这里的钼储量虽不是最大，但是品位高（指单位体积或单位重量矿石中有用组分或有用矿物的含量）、钼矿可选性好，而且容易开采。

作为一种战略性资源，钼被广泛应用于钢铁、石油、化工、电气和电子技术、医药和农业等领域。位于黄垟的石平川钼矿自1917年起开采，历史悠久。抗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也盯上了这块“肥肉”，企图占为己有。

在如今的黄垟石平川抗日护矿遗址公园，有一组11幅大型浮雕生动再现了当时的场景：1942年7月，青田沦陷，在石平川开采钼矿的办事机构和矿工撤离了矿区，剩下几百吨已经粉碎的矿石还没有运走。日军得此消息，前来掠夺，并沿路抓来200多名劳工，强迫他们将矿石装袋挑到码头。当地中共党支部及民兵

秘境与归途

李郁葱



队随即成立了一支30多人的抗日自卫武装队，决定予以还击。在武装队的英勇和机智对抗下，日军狼狈逃窜。护矿斗争为黄垟增加了革命老区的历史厚度，“钼都”字样的基座之上，是一头展翅翱翔的雄鹰，或许也是黄垟人内心的标志性符号。黄垟之名始于宋代，始居者为黄姓，因此得名。它是矿区，但和我想象中、或者和我通常见到的矿区大相径庭。印象中的矿区总是充满尘嚣，但这里和青田其他地方的秀丽山水别无二致：植被茂密，天

1919年，45岁的英国作家毛姆来到中国，也是恰逢冬季。溯长江而上，他先走了1500英里的水路，再跋涉了400英里的旱路，经过上海、汉口，最后到了贵州的湄潭。毛姆这一路，所见所闻不断叠加，作家的创作冲动也愈发激烈。1925年，《面纱》问世，尽管是虚构与变形，仍能窥见湄潭或真或幻的影子，“湄潭府”更是直接出现在小说中。最重要的是，这片西南边陲的小镇，在他笔下竟是迷途知返后自我救赎的涅槃地，可见湄潭留给毛姆的印象，大抵是不会差的。

一趟意外的旅程，成就了一部伟大的作品。

湄潭的意外还远不止这些。1940年，在炮火的轰鸣中，浙江大学理学院、农学院以及师范学院理科系的近千名师生，满脸疲倦，风尘仆仆走进了只有千多人口的湄潭县，这座小城迎来了又一个伟大的意外。

在湄潭县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我看到：1939年2月末，时任浙大校长竺可桢过境贵阳，听人说湄潭物价便宜，有合适房源，很快能通公路，水运入川也方便，不禁心动。竺可桢前往遵义，向遵义县长刘慕曾了解湄潭情况。刘是湄潭人，希望这所高校能够带动自己家乡发展，就写信请湄潭县长严涛泉代寻校址。

严涛泉是江苏人，曾留学英国，他深知浙大如果落脚湄潭，将会对这片土地的文化和社会风气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他专门成立了浙大迁移协助会，提供房舍250多间，让出文庙、民教馆、救济院等办公房屋。不仅如此，湄潭当地老百姓在自身住房条件也很困难的情况下，还爽快让出自己的房子给师生们居住。

于是，物理系的教授们在露天场所搭起架子开始发电，成功实现火电照明。好奇的乡民用装了旱烟的烟杆，轻手轻脚地去点那个灯，看会不会点燃。浙大的学生们还经常开展校园文艺活动，时间一长，地里干活的茶农休憩时也会唱上几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浙大男女生们穿着泳衣在湘江练习游泳时，一座县城被震得目瞪口呆。震惊之余，也有跃跃欲试的冲动。

破除藩篱，最好的方式是增进了解和播撒文明。校长竺可桢决定成立夜校，帮助老百姓读书识字。湄潭老人袁锦兰还记得自己上夜校的情景：“每晚教两三个字，要求学生每天要把这两三个字认得，会读、会写。”袁锦兰说，在这所夜校里，母亲学会了识字、算数。

1946年5月，浙大东归杭州故里。本就是意外，离别总要到来。几年时光，来和去已然迥异，挥手之际，满是不舍。

也有特殊个例。离别那天，浙大物理系机械和电力专业教授汤文开站在湄潭人民送别的队伍里，原本应该跟随大部队回杭州萧山的他，为了帮助湄潭人民发展电力，选择留在湄潭。儿子汤喜福经常听晚年的父亲说起当时浙大师生含泪离开第二故乡的场景：临别时，湄潭老百姓很舍不得，提着一箩筐一箩筐的糍粑、鸡蛋、米等出来送别。意外有时候恰恰是记忆里最为深刻的部分。

生物学家、中国生物物理学奠基人贝时璋说：“我的黄金时代在湄潭。在这里特别要感谢遵义、湄潭人民倾其所有，使浙大有一个良好的办学环境，没有遵义、湄潭人民的养育之恩，也就没有今天浙大的发展壮大。”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有这样的句子：“平生最是难忘处，扬子潭潭浙水边。”

2009年，浙江大学西迁遵义湄潭办学70周年纪念活动在湄潭举行，世界各地的浙大校友自发来到湄潭。在浙大西迁陈列馆，许多头发花白，走路颤颤巍巍的老校友们激动不已。

对于湄潭，有些意外，其实是注定的。

湄潭的意外

肖江虹

1919年，45岁的英国作家毛姆来到中国，也是恰逢冬季。溯长江而上，他先走了1500英里的水路，再跋涉了400英里的旱路，经过上海、汉口，最后到了贵州的湄潭。毛姆这一路，所见所闻不断叠加，作家的创作冲动也愈发激烈。1925年，《面纱》问世，尽管是虚构与变形，仍能窥见湄潭或真或幻的影子，“湄潭府”更是直接出现在小说中。最重要的是，这片西南边陲的小镇，在他笔下竟是迷途知返后自我救赎的涅槃地，可见湄潭留给毛姆的印象，大抵是不会差的。

一趟意外的旅程，成就了一部伟大的作品。

湄潭的意外还远不止这些。1940年，在炮火的轰鸣中，浙江大学理学院、农学院以及师范学院理科系的近千名师生，满脸疲倦，风尘仆仆走进了只有千多人口的湄潭县，这座小城迎来了又一个伟大的意外。

在湄潭县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我看到：1939年2月末，时任浙大校长竺可桢过境贵阳，听人说湄潭物价便宜，有合适房源，很快能通公路，水运入川也方便，不禁心动。竺可桢前往遵义，向遵义县长刘慕曾了解湄潭情况。刘是湄潭人，希望这所高校能够带动自己家乡发展，就写信请湄潭县长严涛泉代寻校址。

严涛泉是江苏人，曾留学英国，他深知浙大如果落脚湄潭，将会对这片土地的文化和社会风气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他专门成立了浙大迁移协助会，提供房舍250多间，让出文庙、民教馆、救济院等办公房屋。不仅如此，湄潭当地老百姓在自身住房条件也很困难的情况下，还爽快让出自己的房子给师生们居住。

于是，物理系的教授们在露天场所搭起架子开始发电，成功实现火电照明。好奇的乡民用装了旱烟的烟杆，轻手轻脚地去点那个灯，看会不会点燃。浙大的学生们还经常开展校园文艺活动，时间一长，地里干活的茶农休憩时也会唱上几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浙大男女生们穿着泳衣在湘江练习游泳时，一座县城被震得目瞪口呆。震惊之余，也有跃跃欲试的冲动。

破除藩篱，最好的方式是增进了解和播撒文明。校长竺可桢决定成立夜校，帮助老百姓读书识字。湄潭老人袁锦兰还记得自己上夜校的情景：“每晚教两三个字，要求学生每天要把这两三个字认得，会读、会写。”袁锦兰说，在这所夜校里，母亲学会了识字、算数。

1946年5月，浙大东归杭州故里。本就是意外，离别总要到来。几年时光，来和去已然迥异，挥手之际，满是不舍。

也有特殊个例。离别那天，浙大物理系机械和电力专业教授汤文开站在湄潭人民送别的队伍里，原本应该跟随大部队回杭州萧山的他，为了帮助湄潭人民发展电力，选择留在湄潭。儿子汤喜福经常听晚年的父亲说起当时浙大师生含泪离开第二故乡的场景：临别时，湄潭老百姓很舍不得，提着一箩筐一箩筐的糍粑、鸡蛋、米等出来送别。意外有时候恰恰是记忆里最为深刻的部分。

生物学家、中国生物物理学奠基人贝时璋说：“我的黄金时代在湄潭。在这里特别要感谢遵义、湄潭人民倾其所有，使浙大有一个良好的办学环境，没有遵义、湄潭人民的养育之恩，也就没有今天浙大的发展壮大。”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有这样的句子：“平生最是难忘处，扬子潭潭浙水边。”

2009年，浙江大学西迁遵义湄潭办学70周年纪念活动在湄潭举行，世界各地的浙大校友自发来到湄潭。在浙大西迁陈列馆，许多头发花白，走路颤颤巍巍的老校友们激动不已。

对于湄潭，有些意外，其实是注定的。

猿”。这是李白隔着时空献给谢灵运的诗句，也把唐诗之路的足迹延伸到了这浙东山水的边缘。谢灵运在永嘉太守任上，除了公务，还开始了山水诗的创作。在那条蜿蜒的古道上，我们似乎还能窥见太守当年的风采，正是这种洒脱，这种与自然相融合的境界，激发后人追随着谢公，把山水和自身统一起来，把视野放于自然之间。

当年的黄垟，从行政区划上属于永嘉，“裹粮杖策，怀迟上幽室。行源径转远，距陆情未毕。澹激结寒姿，团栾润霜质。涧委水屡迷，林迴岩逾密……”谢灵运的这些描述，和眼前的景色也可相映照。尽管许多地名已在行政区划调整中被湮没，使先贤的踪迹逐渐模糊，但大部分依然是有迹可循的，比如乌石山是在黄垟，南朝道人陶弘景炼丹便是在此处。

乌石，会不会是钼？乌石山正是富矿区。循着这种思路，我似乎能够触摸到山水的秘密，像是打开了一道门：发展和保护是如何共生的？我沿着那条古道走了一会，从高处俯瞰山谷间的村落，有着桃花源般的静谧和安宁，像是踏入了一个秘境，也是追随寻贤之路的归途。此时，风把一枚黄叶吹到了我的脚下，又被一阵风吹远。

上图：全国文明村——黄垟乡石坑岭村。洪欣耀摄